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十二

武林黄汝亨貞父著

傳

莫山人傳

山人名叔明字公遠小字劉郎長洲人少貧家於學宮稱小師郎好歌詠爲詩不絶吟嘗游古寺題五言其壁佳絶吳郡太守金公濟南人故爲諸生時見之喜懷莫生姓字不忘已爲太守嚴重所過皆辟除而山人寄居市廛所暴醬瓿犯太守行車命收之見山

人姓字驚起曰非故某寺中題五言壁間者耶遂見客爲治垣屋解衣束薪給之山人不能辭亦絕無所干請太守舉郡高才生有行者以山人聞督學使者下檄補諸生山人性喜危節澹詞不耐爲諸生遂謝去已與余鄉周通政輿叔馬納言松里輩相善移家武林北郭外佃故廢社址搆一椽居焉所居多脩竹茂樹詩翰四壁皆當世名人四方縉紳先生聞山人名爲式其廬門巷湫隘至下車徒步入山人亦多客游所歷覽匡廬泰山三湘七澤諸名勝皆有詩成編

諸王孫貴人期一當山人許可不屑也山人詩務蕃
簡上欲褫建安下不失韋陶以骨幹勝然韻小窘不
能爲放歌旻聲後生才者多易之山人於座中高自
標譽傲然物表諸長老夙望如王司寇元美汪司馬
伯玉獨見信重曰莫山人詩之幽燕老將也年七十
餘從王司寇乞生志曰死卽葬我武林斂廬中後十
三年山人死山人故骯髒不諧俗及老病故所交游
皆闊疏不見昵或先山人死而予遂入室稱小友友
人茅薦卿侍御重其誼歲遺山人粟山人亦不屑辭

去歲之前三月過余欷歔泣爲别與之酒微酣慷慨嘯曰歸矣予何恨攜所乞司寇志若銘授余曰歲願與俱埋我庶幾從楊王孫地下有子頗巳遠去即歸勿易迺公治命也頃之據小石危坐竹林下水漿不入口旬日求遂化去不得輒就枕余適過脈之山人猶喁喁吟七言絶一首聲低微不可辯隱隱從枕上落遂瞑山人生平澹蕩無穢肙態獨語及其先墳墓及故吴門守金公國士之感涕淫浮千行下莫能禁恒山人談論有亮節琅琅可聽骨相癯皎生而隆準

晚年又自稱大鼻老子其詳見司寇志中

馬生傳

生諱天閑字某別號雲嵓錢塘人生而昂藏深目隆準斂頟好讀書十行俱下不屑爲豎儒倜儻任俠其天性也少好武精騎射學劒習孫吳書已從先處士鶴洲先生受易已徙治詩爲郡諸生目不可一世冠爻注衣大袖青布單衣行里中里中人目爲狂生會潮陽石洲林公督學吾浙豪負才詩文書法自號三絶諸生亾敢以詞翰進是時王元美先生才名初横

與林公往還貽秋夢詩二首索荅林公亦得二首意未暢適按部三學諸儒生旅而進者溢千人林公舉以相訊誰能和此題成詩者語未竟生從衆中躍出應聲曰生天閒假三日可得百首報林公且喜且愕曰狂哉是生誕也越三日詩成果得百篇以進其詞瑋富瀏爽在唐宋音之間生又解書法繕寫精好林公爲驚起把臂入揖曰异哉吾幾當吾世失之于是相狎好如平生授簡問奇字雄談快飲以爲常他青衿側目不敢望林公既以才自喜所得才士奇古文

輒標置異等相奬進士灑然為之一變亦好以奇發
難撮書經意為題如春秋合題體庸士輒苦之又好
外得才士文輒相對睨而歛俗議藉甚而公不問生
扼腕嘆曰公國士遇我奈何衆人報之而忍嘈嘈者
為于是列其事為書數千言上林公多切直不諱林
公瞿然起持馬生手入坐曰微生吾安從得此言留
竟日驩飲罷閭者兩高之會忌林公才者欲中以事
而生亦豪縱不密所上書多外泄給事某于是毛舉
林公割裂經傳為題破壞大雅昵男寵不可為師表

大都本生諫書語也林公罷督學歸初無所銜生臺使者及諸林公意氣交邇事追往以爲非生書不至此遂同聲銜生入骨御史某乃發檄索馬生急欲置之理生喟然曰嗟乎吾乃以忠信得辠爲刀筆吏所侮頋獨不念林公國士我意哉吾聞之也大杖則走毋傷林公心乃流遁湖山間夜行晝伏一夕行湖畔逢一人持屠刀從戶竇入且進且卻如是者三生以爲賊膈䏶呼之是人搖手捧刀長跽泣謝曰吾非賊今吾婦有淫客在刃之則股戰不能下不刃則髮怒

背裂不能已已生慨然曰果爾爲汝除此左手持其
刀以右手鬭戶入兩人方酣臥竟斬其頭付是人肩
而去問姓不荅生匿山澤月餘而直指怒稍解第行
學除狂生名生曰安事詩書吾家老伏波非耶而跼
蹐久牖下乎于是仗劍挾弓矢奮身走燕趙爲戚大
將軍上客雅歌投壺多所擘畫帳下兒莫得而聞焉
會遼左開武科生談笑應之得雋第一人人爭覩
生如市已何上公車報罷再試再得雋亦復罷是時
戚大將軍没而李大將軍成梁有威名公卿皆倒屣

下之結納天下賓客有田竇之風延生入幕尊禮之授以官不應會大將軍讌集生仍冠衣往錯席公卿間坐客或呼辟囁嚅爲護生傲睨如常語語輒稱大將軍無遜大將軍色不懌生起坐上曰吾聞大將軍位諸侯王上李公豈少我哉不聞大將軍以揖客重耶諸公卿半是生言半不應大將軍意稍解而實不能其亢爽氣推送其子左將軍某幕中左將軍謬爲敬不敢以爲行進盡日賦詩飲酒無虛夕亦欲強官之生昂不就嘆曰丈夫子而屈首下介胄拜哉于是

大將軍遣總戎符一通請發太僕金數萬金命行邊
餉軍士生依然冠巾注出長安門乃弁而行至則百
千夫長率諸軍士側有餉遺可千金生攢眉曰生家
故徤兒方爲書生時爲債師所吮血吸骨髓幾盡而
復吮人耶悉麾去不納諸軍士皆羅拜獨所貯廪糧
士馬及諸慕生才餉遺者可數百金買胡姬二人製
紈綺錦繡衣且醉且歌以歸駐長安門外依然冠巾
注擁姬躍馬而入悉以所受符節弁帶納大將軍所
不拜公卿咸高之顧人多忌生才卽數見推轂不究

于用生不能無南冠故鄉之想乃以所買二胡姬立贈客悉挈諸紈綺易金錢爲客裝還家而生老矣鬚眉如霜而頭顱骯髒不減昔時里中人復相聚揶揄此老狂生歸休乎而生浩然不屑也會郡邑令名諸儒生試生亦挾策皓鬚眉往士無識不識皆姍笑之令亦錯訝問先輩從何方來而戀戀一青衿如是生慷慨歷階上張目語曰六十老人學劍學書犯虜書座作大將軍揖客令少自屈折仰鼻息孔道此時爵通候佩金印如斗尚從明府前與少年爭技哉吾所

就戕凡以媿天下武人奴虜而得功名者且夫六十
對策九十鷹揚者何人明府老我耶令語塞笑而收
之試以三義俱蒼鬱有古幹置高等薦於二千石亦
列之高等而學使者不能賞生太息曰見韋皮相耳
尋常溝瀆烏足容吞舟之魚於是復解衣入質庫爲
貰肩行李走長安中故所交公卿貴人多浮沈獨焦
太史竑在翰苑江中丞鐸備兵易水與生善生下帷
發憤爲文辭不讓諸少年冀一得當待詔金馬門以
展生平磊砢之氣步履趫迅亦不減諸少年亾何病

作不可起呼兒子撫牀語曰丈夫生不入玉堂敘當從玉皇案前掌書不亦作來生黑頭公耳決不向介冑子仰鼻息乞升斗活也語畢而逝年六十九所著自秋蓼集而外有詩易武經解唾壺篇若干卷藏於家子某以遼左功授百戶有父風

寓庸子曰馬生譚說詩書韜鈐家言白首不厭所歷吳楚燕薊列侯將相間不少自抑降就功名文心俠骨斯已壯已彼其盛氣制卿田先生之流也令垂老遇主公孫子丞相封侯何足讓焉有其一亦足以擅

千秋而竟客死悲夫

高先生傳

高先生者檇李人諱某字某號文江隆準美鬚髯紫頰丹唇皓齒以文學處闤闠閒恬如也衣冠棣棣爲德不厭世以是稱文江先生長者先生少孤則父事其伯兄半江公半江公籍博士名春秋家先生從之受春秋半江公嚴課稅策難一不愜必譙讓先生長跽奉教斤斤如也居數年半江公歿先生哭之哀半江公當疾篤時則以配與弱女屬先生曰累汝先生

涕泣唯唯于是母事嫂而誠細君宜姑事夫婦兩人日伺其食甘毳蒲蓐燥濕至垂白不倦所女弱女絕憐愛之猶女家爲壻館而壻又蚤夭女自是廩于先生家終身盡不忍亾半江公也先生既脩左氏之業不能操刀錐半江公見背年又少而里中猾遂曹起狎先生爲搆役于縣官貯可百金役竣人告先生是某子甲倡祟先生謝弗問猾聞之大慚肉袒謝其大度如此嘗以役事偕友人之武林友人貧不檢乃陰賠其橐中金窮日夜歸先生私念友實急也我不能

振爲此忍暴之乎終身杜口不復言戊子饑斗米貴
可三百錢有侍子伺先生出爲盜囷中粟幾盡先生
微得之侍子面發赤惶恐走匿先生好謂之是或有
鼠雀耗卒不問爲爽之難郭外廬舍大半入焚刼城
中一室千指諸故人親昵扶老將幼踉蹡走先生家
先生亟爲虛中堂延入之且置大釜朝饔夕飧纍纍
聚百指各厭其意如歸先生無幾微見顏色有所貽
悉却不受曰我豈賈之人哉先生大都寬仁坦夷好
爲德范元琰張士簡之流也先生旣好爲德周旋諸

親友歲時伏臘禮必居躬又抱寒素業不妄取人人憂先生將無患貧而先生性簡樸無少年紈綺蹴鞠之好務爲節嗇所居環堵凝塵滿室人或謂先生稍新之先生笑謝曰此寄耳且不覩東西鄰某者皆雕楹文璫之門也滄桑凡幾易而吾獨以一榻存而務侈者乎以是先生恒蕭然嘯詠内暢于懐性好飲飲可至斗許其以屬客亦須酩酊乃休諸故人好會不得先生往亦不驩閭人過輒掩耳走所推轂名賢士大夫津津不已與項叅議最善喜手談與叅議壘相

對雨家時時過從閑闗下鍵子聲丁丁閙户外項叅議者世所稱少溪先生長者也叅議謝官高隱以先生老友與俱又有子永仁起博士有聲能百方爲驩娱先生先生遂慨然棄青矜去日與諸故人長老飲酒奕棋爲事方先生七十春秋永仁怏怏嘆雌伏無可展則悉徵諸郡邑名公詞人詩文前起爲壽先生顧而樂之慨然曰是何必食五鼎佩黄金肘後稱千秋百歲哉而永仁今且成進士司理黄州先生衎衎何極矣

黄子曰世稱鍾季明人位不足天爵有餘以當高先生爲德不厭稱長者豈不然哉又況其兼之者乎所式穀司理君焉可量矣項𠫭議者有子庭堅備兵雲中負時名與永仁亦稱莫逆云太史公之傳萬石君家有以耳

凌元禮傳

錢塘凌氏有張太安人爲贈承德公節婦老被旌而生建昌守立立皋史夫子四長登名國子學錄仲登瀛以禮科給事中叅世叔登第太學生俱以文學氣

意高一時而登嘉字元禮者則建昌公官比部時朱
恭人舉於京邸其季也元禮白晳丹脣美威儀而性
端謹不狎自爲兒時不好弄或拜跪庭下爲嬉即嶽
嶽如巨人既就外傅叢出誦詩讀書暮入室起居三
尊人進止不失尺寸所依必朱恭人恭人督閫以内
雜治米鹽瑣屑如棼而元禮手一編錯坐其間吟誦
自若迨垂髫而受易于姚江明齋先生予因得與元
禮同席結筆研之好于時儕多浮心溢氣而元禮躭
躭伊吾討義究歸丙夜不輟或時思至不自知亾失

衣冠督學使者滕公有人倫鑒拔元禮為郡博士弟子每見必稱凌生佳士非止少年秇文之儁而嗣滕公來者如晉川劉公紫溪蘇公晴原李公皆當代宗匠每試輒高等于是元禮之聲日起遠近方聞卓行之士咸樂䀹元禮為歡而元禮益自淬礪脩文賍學無虛晷非經術經世之書不觀非先民之執不師非微詞奥理不發一切綺語奇服為當世後生所豔附元禮必薄之文成元禮亦雅自負琅琅成誦有金石之聲當世士亦咸推遜元禮以為不及令力田而逢

年奮鴻漸之翮楷模天下何難而奈何有天厄自丙子而丁酉數以雋入比數見絀元禮遂悒悒不自得而其好學湛思日益甚以此得內損疾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二嗟乎痛哉元禮天性孝友于三尊人生順歿哀無發慕以予所覩父子兄弟之間雍雍穆穆秩如也其𦤺身矜重左繩右規不妄交游而內實無域府郎衰然稱名士乎未嘗一輕錯趾於郡邑大夫之庭學使者李公高其行檄旌之元禮謝不受曰士以行市賞謂士哉居嘗閉戶滌覽訓諸子弟不爲廣

後而爲諸門人所強講業三衞之定陽道尊而說行有西河之風所若有管子治略塔山譚易沁雪草玄豹齋側義行于世迨未竟之書不具論嗟乎令元禮進而行其道即退而假之天年以究其所至何可量也元禮有三嗣曰嗣憲嗣熈嗣懿彬彬有父風爾憲爲邑諸生

黃生曰予以公車之役別元禮去入淮陽得丁酉賢書展之無元禮姓氏爲欷歔太息者累日而猶謂有元禮不患無功名亾何而元禮訃至京師矣予與其

長公元孚相嚮嗚咽淚涇涇下不止寧詎爲元禮哭也者績文濯行如此而中道絶天之報施善士何如哉然世才士負儁偃蹇疢牖下者不可勝數士大夫聞元禮殁獨爲之嘆息其所以爲元禮可知也蔡中郎謂生平作墓文多媿色而獨無媿于有道之碑予不文而傳元禮者或似之矣

王孝廉傳

王思默孝廉以貧勉就長興廣文未之官而困頓病以疢故仍孝廉稱也孝廉王姓諱道得字思默先世

檇李人大父守泉公徙而武林父小橋公某舉三子
思默其長也生而敦龎樸質無辯言自幼摩礪舉子
業即疏理循格不爲華誕語弱冠補郡諸生試輒邁
等絶類辛卯李梅雨先生典吾浙試所收必精切雅
馴之士浮薄者落而思默遂薦于鄉余亦附鵠起人
謂思默逢年不難掇一第數奇七上公車俱報罷思
默自爲孝廉恥有求于人即有欲語亦吶吶不出無
以當縱横閉戶自守泊如也以是人多稱思默長者
然無能爲助貧固當耳又不以貧故薄脩人倫事小

橋公最歡居母張孺人喪不減濬冲事繼母范如事
所生束鏞之入釁以供啜菽不以累諸弟而先世遺
產又俱撝讓無所取二十年寒儉一日其爲孝廉無
異其爲諸生也自小橋公母范相繼逝殫力大事貧
乃日甚思默葢無意世事晚而皈依雲棲師脩梵業
余嘗逢思默山寺從緇衲頂禮焚誦及飯蔬啜菜津
津若素每向人嘆服而所知謂思默未展世用強之
北征思默謝出無車復醵金勸駕思默不得巳驅車
北謁選人得署吳長輿諭冀以首藉代耕而疾作矣

同年吳仁仲輩爲之資行李輿而歸顧巳不可起得年若干嗟乎天固不可知令思默猶是諸生牖下無出入風露之勞尚可以老日月又使其壹意學道堅雲棲之棲蟬蛻一切而游於寂寞其於生死之際當何如哉如此而死是稱孝廉者也

寓生曰貧者士之常而貧固能重士者仲山戢身於新野史雲伸肴于萊蕪郎思默居官下不屑不潔其何救于貧哉歸而一丘稱貧孝廉以終賢于五鼎食遠矣

黃徵君傳

黃徵君者雉城聚川黃公故曾爲閩清令賦歸來者也公名可教字某父闇峰公娶于陳而生公仲也公生有俊性闇峰公絕憐愛之母陳孺人閑靜通經史三歲口授公唐詩即成誦八歲即能解講經書義理人稱童目之年十一即遊膠庠膠人爲咋舌避此兒是徐孺絲罼者流非久當冲舉去公亦雅自負初試浙不第公變産爲國子生發憤下帷一切戶外事勿問謂可芥拾一第不偶而會闇峰公中年遭家難旅

西粵粵去吳萬里許音問僅歲一通公泫然泣下向
母氏曰男兒讀父書不成名無以大復仇之義父越
在萬里外而兒安然飽妻孥戶牖下稱人哉束裝趍
行間關山箐林莽間病幾殆抵賓州與闇峰公會而
悲喜可知也自手一編不釋往來萬里以爲常經歲
餘乃歸凡七試南闈七不利三上公車三報罷名在
乙榜公慨然嘆曰命也夫白頭在堂祿養之謂何從
選人授閩淸令是時闇峰公已八十春秋公強與俱
闇峰公弗許曰兒以吾視在西越時悲愉何若而僕

僕老人山海間爲公泣辭去既至縣厲意清白下教
去文網與民更始閩清人積習爭輒食斷腸草以相
屠公百方開諭之數月風革次年清人饑公設法羅
賑寬逋輕徭亾問金矢入即官俸亦悉捐以活民四
境爲之恬然不三年政成當事者以循良特聞將移
治惠安而閩縣公計聞公哭泣蓬跣奔不知有他行
李蕭然閩清人相與號曰公哭失亦父而我等乃失
生父也乃相聚尸祝公至今勿絶服闋政起赴選人
而公長公于郊舉戊子鄉薦公輾然曰吾有子矣人

若不知足此苕霅間何減箕山頳水而垂老風塵吏耶遂慨焉有終焉之志甲辰長公成進士授息令歸而迎養公公曰見視我令閩清何狀我視汝大父可以爲子吾願畢矣亾何長公隨以循良聲留部巳拜司寇郎而公訃音聞矣長公之哭泣跣而奔也猶公之奔閬峰公也公孝友自天性方閬峰公失元配陳孺人繼娶吳而公事如所生母吳亦視如所生與人交敦悅道義肫內誠悃無少長咸有恩紀及之日俱痛悼悲傷之公得年七十有二次子于岡俊頴能文

章後長公而起者予門人也是以得具論云

寓庸生曰平津子垂老而得功名不難曲學媚人公七射策三上公車僅得一令卓乎施畏壘之聲志業未竟而以比部君貴慨然賦歸來乎苕霅之間三徑未荒五柳可植昔有彭澤令爲聚川以稱徵君豈虛也哉至萬里急父難䓁繼母如所生仰視曾閔何汗泚焉

汪存硯封翁傳

汪太公者歙人也字仁先號存硯以子貴稱封翁云

汪爲郡右族姓源于周魯盛于晉唐不具述至處士淙公始遷潁川里名叢睦以郡主賜坊稱叢睦坊郡馬公秉西山之節而亥省元公高栗里之操而稱友陶八傳至硯丘公即公父也夢皤然峩冠者導三貴人至寢門而公生以爲貴徵命曰可託髫而岐嶷秀出群非父鋭意引翼俾其蚤成方舞象而硯丘公見倍志學之年遂謝儒業從伯兄服賈公善心計明萬貨之情與伯兄分路揚鑣家日益起內外皆倚辦毋閼孺人貞而莊嗃嗃居庭似難乎爲下獨公得其懽

心嘗服斑斕從胡姬歌舞爲壽以方老萊母雖莊時
爲解頤母病垂殆刀圭者袖手公密封股和藥以進
母賴以瘥及仲兄可忠與計偕公自念少年謝明經
遊于賈人先志謂何遂不問家人產日以督四子學
爲事人各一經經各一師于是仲元功季有功次第
成進士始盱衡矣尋被恩命閭里驚視以軒冕爲榮
而翁自視以不得推致父母爲恨泣數行下也仲季
爲令江楚間交迎之邸舍不就惟時時廉得其治狀
以爲喜不難移橐中養老者爲之養廉亾何以治行

高等徵仲故在拾遺補闕之選逢盤者柳爲地官郎出守吉州季晉南御史臺公卷卷以憂國奉公爲最毋分念老人故守吉者甫三月有惠政御史諤諤上封事忠讜聞于朝野公之教也公每言孝弟爲人之本忠義廉惠從此出不孝弟不可以爲人故友于兩兄白首無間有古分甘易衣之風而以次務義施無勸色宗黨有女誤落風塵中者贖嫁之姻黨有女爲人婢者贖歸鞠如己女隣人宋氏有齔其業而誣其墓者爲扶植之海陽族人爲豪橫者誣爲奴爲昭洗

之歲凶路有棄子出稍使收乳之遇避歊給槥使瘞之偶拾遺金于路俟失者歸之治道塗以利行旅建公塾以興士類郡邑誦義無窮而自奉清素如昨環堵故居不增一椽晏如也公形質清癯昂昂若雞群之鶴神情爽爽飲人以和逢好友良朋花晨月夕浮白歡歌丙夜不休無形骸之間而獨伉直尚義不阿所好𥚃見陳説道義討先民故實質以當世之務辯論稍僻即拂衣去鄉有曲直多所質成至有兩造不能平而平于公者語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王君所

短公為世所重亦如此生平強無疾中秋之夕與宗族知已連宵醉月下先一日覺少異閉目而坐忽索屑頮之曰期至矣凌晨遂瞑無散亂無痛楚嗚呼翁豈常人也哉翁年八十四

黃生曰往余為黃山白嶽遊訪公仲子長康于家拜公堂下見公偃偃乎有乘雲御風之氣公穎悟過人斜輿亾善敗多奇中于百家衆技無所不窺而獨精于形家治先世塚皆自定宅厝然而出三公致天子用知有在也抱以人勝自昔士族之盛號通德甲衣

冠者無如穎川荀陳八龍二難千秋豔稱公家亦遷自穎川豈苟然哉仲季與余稱石交肝膽才畧不多讓古人勲名方來翁亦謬許余鴈行進余慚負公知然不敢謂不知公也

馬山人傳

山人諱然字子德其先以從軍籍金華有保公者得秦越人之術顯名錢唐因家焉凡八世世世以醫顯山人少故穎異謂醫特一方業不足擅身力儒人書授易于先君年二十不成名因頓足自誓曰夫將相

有種乎縉紳甲冑在所務之願獨念家貧無以自活而以身俯仰于世吾窘矣于是以其什之三習先世之業讀岐黃倉扁東垣仲景諸家書治一切五臟百骸之病靡所不効而稍稍饒生計以其什之七舉古兵書百將傳心摩而手畫之顧尤長騎射每閉戸絕客奮然有揮戈躍馬之氣晝則騎射夜則隱几讀兵書而數奇卒無用山人者山人氣愈壯居嘗與予以杯酒往來西湖間酒酣放謌則攘臂裂眥大呼黃生黃生謂予五十老人巳焉哉生不能負一矢一石血

汗而戰樹尺寸之業年巳至此矣而猶然挾方術爲
世勞形非夫也予且無子孫念將掛一瓢一劍東西
南北而之焉訪異人不死之藥吾願足矣予笑而不
應一日忽過予而言曰吾偶從山中遇相者不知其
名獨以手點指謂吾身不滿四尺鼻隆然起多堅骨
不封侯也而近于異人幾是乎歸而喜令善畵者圖
之予爲我作傳
黃貞父曰圖以圖形傳以傳志山人故書生翻言兵
家事不驗而以醫托其身以混于世晚獨慕異人求

不炙其迹誠幻然其志亦可悲矣覩山人圖者不察山人之志而以皮相山人卒亦醫家者流哉

錢翁傳

錢武肅王之二十二世孫曰濂號鳳泉以季子貴稱封公封公配孫宜人舉五丈夫子翁其叔子也諱起鰲字震宗別號竹樓仲夢鰲鄉進士爲通許令季士鰲舉進士繇六安守遷比部俱以儒術顯翁與伯雲鰲次冲鰲俱受賈而翁獨爲賈雄抗封公之烈以冀進士君翁生而仁質脩人倫其爲賈雄亦會有天授

自兒時不耐受書塾師以獻歲所錄䋲黨錢戲爲賈
輒操其勝封公夫婦遂不強之書令從賈封公所居
負郭南爲楮藪以楮起家值中落自翁弱冠受賈心
計乘時而賈輒勝嘉靖乙卯倭奴猝至焚掠我州郡
諸楮客處且俱燼而翁獨伺其間收之宼去諸積楮
者挾而扼其乏價涌甚而翁乃推其直曰廉賈三之
已耳以是賈人子爭附公封公之業浸起而翁市義
不勸有客已售之直矣後從翁索焉有翁輒予之亾
何持前直還媿謝翁客有持籌繆饒予翁者翁又推

還之曰方客兢誦翁長者歸之如家不敢以市心接翁家益隆隆起而翁故不以是自膏潤也蓋藉而脩人倫之樂生事封公與母孫安人極驩封公性絃急易怒翁長跽竟日不解不起封公逝躬拮据大事一切無所委已而以病創阿閦稍容與其間必肖封公像晨昏禮焉兄弟怡怡如也伯子為王贅十年翁念之必迎以歸與同賈會窘翁輒推槖中分其之及伯逝會暑酷亟秡已所歲月制者為歛之哭甚哀仲季儒者翁生計方為諸生發憤讀書山中翁輒佐之薪

水曰令吾兄若弟爲名士已而起進士後先爲州縣吏翁又佐遐之曰令吾兄若弟爲廉吏絶不以非義事相涸也己丑奉安人之季子六安州六大猾被逮募令人進金請居間翁峻却之曰若不聞楊公四知乎令吾弟知者若斃矣卒勿言其名隨之許賕許令仲子會歲祲官舍四壁立顧仲重德弟平居分甘無所恤奈何亾以爲壽罄牀頭得五十金予之翁悉謝弗受曰焉有朘廉吏餽爲吏而且兄者乎僅受其什之一歸許令無子爲捐百金置一婢遐之繼以疾欲

掛冠歸處無可老則又慨然貽書慰藉曰弟濤田倣
處無恙可共也顧巳心動則趣其子兆元兼程往往
且逝矣元故佩仲父訓又體翁意爲哭泣扶櫬還許
令倖餘及諸當途佐令喪者若干緡翁悉令償仲曩
所私貸諸親朋而以其羨嗣次公冲鰲子京爲仲後
曰毋負貸者而辱吾兄毋負吾兄而斬吾兄祀嗟乎
可謂弟矣兆元負才雋甲午舉翁趣之北行遊成均
交天下知名士風氣日上遂獲雋而翁喜可知也兆
元文弱又饒刻誦習故善病乙未試公車以病擲卷

出亦若心動翁遂趣歸歸三日諸親朋具牛酒燕起為翁賀翁喜輒淋漓呼大能竟醉亦病矣翁壯時雄于賈與客交驩每被酒病脾已又病下血凡十四年及是而劇遂不起得年五十八悲夫聞翁常病瘡危夢異人授以藥醒而遇方士袁如夢中人問所生年月日盡與翁同出禁方授之立起翁歲時為俎豆不絶翁信非常人悲夫奈何其竟夢也翁大都富而勤行義亾論推恩三族為子弟庠序羔鴈成行卽以所脫會稽叟子于獄與釋盜金者贖誣于盜者所緩急

救解若而人不勝德皆藉口不言翁始賈而士行者
哉翁不炊矣

黄生曰余蓋讀錢季子狀而穆然嗟嘆者久之世俗
流失兄弟鬩于䏻不足道亦有貌友于名謬爲謹而
衷無異市人如翁所處伯仲季卽古推居共被之風
何讓焉語有之第五何必減驃騎以翁義問聡仲季
豈不然耶翁子孝廉骨立有氣決而烱烱文辭所云儒
術顯者固未可量天道也

陸生小傳

陸生烏程人少時荷鋤秉耒作田間兒以狀意所不
可輒棄鋤鍤去手一編伊吾不絕口儕耦笑之陸生
喟然曰夫古之倚牛角而歌者非人乎竟棄去田間
業坐環堵之室時時手一編伊吾亦復弄三寸管意
若有會繇是盡取古法書以不額肖而神摹之三年
而揣摩成士大夫屏几間爭交搆陸生挾片紙爲重
而陸生意又似有所不屑也生平不善媚人鬚眉目
睫磊磊浮木殭之氣獨吾黨意中事會緩急輒不言
而辨居嘗拊髀太息曰士爲知己者死耳家貧不快

意結客實慕古平原孟嘗君之爲人謂生不得五鼎食即昔積鼻禪費酒長安中一當海以内賢豪長者足矣顧實不能酒強之飲一再杯即頽然止又善啞笑嘗狂論横發時遇徵中口輒吃吃動有氣而無韻一座爲之絶倒余每笑謂座間客此政可當陸平原旗鼓耳生貧僅可事毋而無以爲家又耻因人熱於是以筆墨爲寄而好讀古素問難經岐軒東垣家書

慕方以外事時年三十五

寄生日陸生身不滿五尺起田間手一編精古法書

知名而中復留意秦越人言可謂善徙然其意遠矣

杜太宜人傳

杜太宜人者民部杜以與母也姓孫氏生而莊靜且慧稱閨中之秀垂丱即不窺室外女紅巧絕書史一過目輒不忘父母絕憐愛之擇壻得奉政君既歸罹舅氏變太宜人以新婦哭盡哀佐奉政公襄大事如禮家故貧至是益拓落姑曹與祖姑李俱老賴太宜人攻苦以給每食脫簪珥具甘膬上膳而躬麤糲不厭亾何兩姑先後病床褥太宜人昏旦侍側浣廁牏

腧無難色兩姑臨歿皆相目以謝謂必有後蓋賢之也奉政公以哀傷其母成危疾太安人虔禱勿獲遂卒時民部兄弟煢然孤也太安人撫而大慟日數年中哭吾男再哭吾姊今哭而父血淚竭矣何生爲絶水漿不入將殉奉政君地下嫂氏及外母防之得不死會有侮孤弱語侵太安人者太安人勿問第發奉政君遺書提誨民部輩且曰吾而未亡以汝輩在慰亡者耳吾不忍二三子轉溝壑即無轉于壑而汝所自樹於世等亡耳於是民部輩益發憤下帷太安人

佐篝燈熒熒即風雨凄其與呼噬聲相雜出戶聞者悲之民部君尋廪食學宫壬辰選貢遊成均甲午應郡舉戊戌第進士以需選人假差還里中時兩仲子皆籍甚諸生長孫亦青其衿矣乃偕二仲諸孫稱觴上壽太宜人泫然泣下曰吾生而慰死者以二三子今日也使我獨見二三子今日也且二三子易至今日耶相對欷歔罷未幾太宜人以民部貴膺翟冠諸子或進新服輒斥不御曰吾素寒儉不願以此累汝其簡約類此然姻黨族戚以婚喪告急亾不周之民

部迎養上谷署中或稍備脩瀡隨以過分誠之居恒
謂民部曰吾幸爾等僕成立有辭地下儻一夕奄逝
不呻吟咻咻第足矣民部爲之怦怦心動果遂病隨呼
民部屬以所鞠母舅氏遺孤謂孫氏一綫幸善撫之
他亾一語越五日卒于官舍嗟乎讀民部所爲太宜人
行略竊嘆太宜人之有以母也方奉政君歿太宜人
以荼苦之身拮据食指不暇而授諸孤以讀卒底於
成長君方起當世之譽仲季諸孫翩翩鳳舉未巳也
力田逢年曩兩姑所臨歿顧太宜人有後若持劵豈

幸也哉太安人勤儉秉則長君奉之唯謹廉吏之母諶氏爲足述爾洵難哉太安人眞不亾矣

丁母沈孺人傳

沈孺人者奉新令梅汀丁公元配也昔在庚辰余過漳水與公兄蔛同研席則已聞孺人賢逮庚子余季女歸公叔子汝驤日夕事孺人賢益稔而今孺人往矣公手自次其懿行屬余傳言質而覈有足傳者孺人沈氏吾邑望族父霞川公仝州刺史母錢氏中丞某公孫女也梅汀公少孺人四歲尊人念石公與刺

史善遂媒而匹之方孺人髮時霞川公遠宦蜀毋錢
忽見背孺人一處子哀毀如成人迨于歸僅僅以毋
氏遺爲裝遣孺人勿問也其至性有過人者事念石
公與姑邵孺人最孝謹勤渠帥家人甚閑得兩尊人
驩心未幾念石公爲長垣廣文卒於官梅汀公跣而
奔孺人日依依姑側相慰解襄大事丁丑剌史公復
捐舘舍兩子與吾公方上公車至川公亦卒業南成
均未歸獨孺人匍匐往身經紀其喪如禮人嘖嘖稱
生女何必生男子諒哉是秋邵孺人復病脾甚孺人

晝夜侍藥䘮不効則籲天請以身贖竟不効彌留之夕執孺人手曰宅日顧爾婦事若如若事我吾報若矣其孝感如此梅汀公少清羸攻苦舉子業孺人篝燈相向佐之讀而家內外事無纖鉅悉倚辦不以爲煩壬午梅汀舉於鄉孺人稍稍解頤而兒女婚嫁堂搆經營種種繼至孺人從中拮据無寧歲不告勞也梅汀公復數奇困頓公車業孺人徐爲解曰人生豈必鄉相得一命展所負足矣于是公勉而謁選人得江右之會昌後二年改奉新二邑俱巉僻訟簡而民

悍多逋賦公既飲水受事性平易處人竟歲坐堂上溫諭無鞭笞聲當事者以拙催科督趣歡峻公愀然不樂曰吾奈何以鞭朴易名爵孺人亦領其言贊決拂衣歸歸而理田園松菊之業菽羹相對陶陶然適也乃以暇日討諸子而訓督之諸子日從師友奮于學戊午叔子汝驤接武舉南都少徵機杼之効餘子益磨厲以須孺人顧益解悔汀公冀與麗眉皓首其百年食餘稻未艾而奈何其先公往也公又稱孺人性慈好施予亾論教睦婣族恩諸婢僕即里黨有貧

乏者有無依者孺人身自節嗇瀚衣糲食歲儲升斗之蓄相贈遺數十年如一日晚而皈心瞿曇氏一切飯僧禮懺脩剎築庵種種諸善事隨喜而作復時以與義學置義田爲公言此眞閨閣中所不及也孺人故無疾忽嗒焉長往目光靜注諸環侍而哭者皆失聲神氣不亂儻所稱吉祥逝者非耶春秋六十有九丈夫子四人曰汝駟汝驃汝驤汝馮俱才美士而驤爲余倩余所繇稔知孺人賢者也諸孫振振及子女婚嫁皆名族詳志中不具論

寓生曰易稱家人正位乎内无攸遂傳云坤爲母爲吝嗇孺人自處子而爲婦爲母皆務孝謹有淑行近正位無遂之義而明達佐家政植善廣施好行其德斯已除嗇去吝溢美梱内矣王决奉新出處之際適情蓴鱸貽謀誦讀尤丈夫所難即梁孟賓友之恭王謝雍熙之執何加焉年幾古稀吉祥善終非倖也余故詳著之俟紀彤管者采焉

李節婦傳

孔子曰匹夫匹婦之諒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大

哉聖人之言乎魯公父文伯母所謂季氏之婦不淫者不死東漢曹世叔之妻過古今著女訓爲彤管宗師亦不死蔚宗傳列女其十有七人其中死者五六人而已皇甫規陰瑜妻死最烈然皆迫于凶頑無恥之徒非死將不免計無復之耳存如厖不吠而雀鼠無訟何必自經乃見恒五之吉哉寡婦之以節自誓者莫著衛共姜然其言不過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而已彼見迫者而猶若是但爲苦辭以諭毋非必死也嗟乎如共姜者使不幸而生今世必

以爲無勇而孔子獨著之六經以垂教萬世若與關
雎之貞靜比烈然則聖人之情可見矣此予之所以
有取于節婦也節婦者錢塘烏山徐氏女諸生李隆
春之妻而余門人李茂孝母也十五而嫔越四年而
孀節婦故儒家女習聞割耳斷臂之說也必欲死之
葬埋其夫已向宂哀號亟赴水幾死矣姑救之得出
泣解之曰新婦何乃爾新婦欲從吾兒甚烈然孰若
從吾兒母吾兒更慰地下節婦爲感動自是不言死
矣專以孝養舅姑爲未亾人職業已而姑病羹股肉

以進姑竟起鄉里爭奇之其夫兄李陽春者水曹郎
官也念弟夭無子而憐節婦孝曰吾弟與節婦不可
餒從弟富春有幼子已露頭角宜爲嗣是宜名茂孝
因偏請于族人告于宗祏而立以爲節婦子也
寓生曰夫婦之倫與君臣父子等未聞君父歿而臣
子必徇者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孔子奚取哉婦誠善
自完者老爾見其節使松栢也而夭于斤斧烏覩氷
霜之操耶寡婦如共姜取節如孔子亦可以止矣而
論者似欲求多何歟乃李節婦十八稱未亡人今六

十有一矣撫嗣子以成立夫賴以不餒斯之謂節予願學孔子故喜而傳之以俟夫採風之大吏雖然當節婦痛毒自溺時非姑手援幾不免匹婦之諒悲夫

卓母徐節婦傳

徐節婦者予同研席友卓季彥卿之妻門人卓爾臧之母仁和杲溪徐氏女歸于卓卓季喜讀書負氣任俠所交多知名士車轍滿戶外又好為德至傾筐倒皮以投賵賓客慕義爭趨之節婦內助功居多節婦柔于德詳于禮飲食必豐以潔庭宇必肅以清時解

𦢊簪珥以佐燕饗費以故尊中不得空季鄭于子節

婦廣飾娖侍以進卒無子有女一人未幾季捐賓客

節婦哀號不欲生巳念季遺編纍纍付託無主而女

稚特甚不可死乃遵季治命于猶子爾臧而有鬩墻

而貪很者季亾僅七日質寡婦于公庭婦日夜抱孤

泣于時尚在諸生中聞之變色抗論得解肰爲所魚

肉者過半矣節婦生十五年而嫁嫁十年而寡中更

家難煢煢惴惴卒能訓撫其孤以迄于成立衣冠之

滓賴以不衰節婦亦賢矣哉會子有豫章之役過卓

氏里別其長老登堂感慨少時嘯咏伊吾處宛然如昨而昔者吾友之精英氣焰亦皎皎心目予爲低徊久之因問節婦春秋已開第六袠蓋去吾友之沒三十五年矣夫存寡振孤闡幽宣美以無忝吾友後死者責也作卓母徐節婦傳

寓庸子曰予讀功令民間節婦年五六十者例得旌而又職在學臣豈非男女之際王化之原也哉大江以西予行且蒐焉而忍湮吾黨所嫂事者乎又聞其女奴感主母之風寡而不嫁者二人願依主母同啓

處奇矣哉

王母傳

閭有奇服之子王相如曰若者所過從半天下知名士余以唐美承識其人相如意倜儻自喜豁如也友人曹能始向余稱亦云而余因知王子有母稱母矣母爲大田曾廣文女十三而歸王處士承家承家有母徐及生母張俱蚤寡母俱媚事之歸十年而承家下世母年纔二十四耳馮棺大慟哭數絕幾以身從已聞解者言瞿然曰死易耳姑寡且老焉依而呱呱

者若又有遺腹者不可知也而吾以炊斬王氏乎哉則何以見吾夫地下于是殭起水漿仰事姑退而撫孤若與遺腹者子顓蓋母稱未亡人而王氏不亡矣亡何姑徐氏與所生姑張氏相繼沒母之哭姑猶哭夫也而徐有無賴子且欲乘其急挈篋提筐以去家人弗耐也母收淚止之曰姑炊之謂何而因以競利乃悉檢筐篋中徧分之徐氏子大悅處士有姊寡依一女贅婿某奉養亡狀母請與同居食先事之二十年無間歿爲捐金置祀曰俾勿鬼而餒其篤誼類

此王之先素封子姓稍法以凌夷自相如祖父蚤背而母孕寡持戶惟謹家乃幸無落族人且躭躭睨之母謂相如曰睦族與守財孰多歲時伏臘上塚墓燕享必腆時時有所推予又置有田租備蒸嘗族人咸稱說相如少年不忘本歸母德云相如又豪喜客願得當天下士性任俠急誼好施慕魯連田先生之爲人俗人子多揶揄母獨是也曰古有截髮挫薦以成其子于名者非婦人乎于是相如之名不脛而走四方而少子顢頇數令治生產作業曰爲吝嗇爲均亦

各稱其志氣耳矣相如又稱其母自處士年少結衿時即爲置媵廣嗣胤有樛木小星之風處士殁討各歸之不以巳所易難人嗟乎此豈徒誓栢舟歌黃鵠皦皦千秋乎哉

寓庸子曰相如好奇服任俠有海內名斯與少年裘馬之習大異仲尼進取狂者近是乎乃體貞而用宏有所輕以成其子令名如母者又崩城揮涕者所不得兼也范遂有言非此母不生此子諒夫

徐貞烈傳

貞烈程氏新安徐孝廉文龍之冢子文學鍾泰婦也父曰憲時古塘里人母范婦生而穎其世父太學生新周燮而女之授以女孝經輙成誦凜凜佩三從之訓年十七歸鍾泰鍾泰自六齡失母汪孝廉繼配金與王母吳撫之長孝廉與兄文虹義不析箸當婦歸時孝廉游北雍則其兄備六禮逆之婦入門能承姑歡與姑之娣及諸姊姒婉而恭性樸真不喜飾鍾泰生平亦寡言笑夫婦相對儼如也婦又曉大義鍾泰欲助其師胡喪亾貲即爲脫簪珥佐之母喪哭甚哀

勝自母葬後即念其父未嘗一歸寧也丙午孝廉舉于鄉丁未還里婦肅笄裙拜翁巳有子嘉士抱而見欣有孫矣姑婦相得驩甚即譊口不能問孝廉討復上春官鍾泰且從伯氏就試白下而會其家羣從子有倖禍侵先世丘墓者爲祟泰遂先受病次伯之兩子次泰母與弟翰俱相繼病而泰病頻勞瘵婦憂甚聞人乳可扶羸願斷子乳乳之泰弗許亾何伯兩子與泰母病稍起泰病幸亦瘉隨補邑諸生巳酉往應南都試詘而歸病復作居頃之泰弟翰復病以亾子

嘉士後六日亦殤而泰病于是乎不可爲矣婦抱痛
籲天以身代不得諸醫藥百方救之不得比泰病彌
留而婦先一日已絕食迨歿勺水不入口姑勸之娣
妹諸姊娣及其父母娣弟俱慰解强食之俱不聽凡
五日馮棺啼不絕聲擗踊無數已入室吞聲臥姑往
視之不能起泣以謝七日幾絕姆强灌杯水延之九
日僵仆咽而啼淚下如雨目眊眊然矣十日聲漸失
腸如車輪戞戞鳴閣姑夜泣呼侍兒問上食否止毋
慟明日恍惚自語有婦人持白玉蓮花盌盛氷與飲

促之衆者中夜忽起如見其夫又明日衆婦環視張
口云願吾翁若姑多壽多男子他日吾夫不至爲餒
鬼又視其娰若年十八耳第稱未亾人善事尊章俟
有嗣者巳言不能待翁歸奈何又明日自結衵衣㓮
治棺衾毋厚殮其夫又云吾去時勿驚恐怖吾姑又
乎侍媵若長留待耦勿他適掃除吾夫婦墓也須之
欲扶坐氣絶蓋庚戌四月二十一日距其生巳丑十
一月得年二十有二絶食十五日後夫十四日是日
天地晦冥婦之貞心烈氣所感也遠近聞者異其事

讃嘆悲悼不自已爭門入弔謀列其事上諸臺表章之

外史氏曰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理之貞也而聖人于詩載共姜以明節不必盡責人以死苦其所難亦豈輕其死目匹婦之諒哉小諒云者視關宗社大計若程嬰之立趙孤可以無死耳然死亦甚難世之婦人或一時以情死或無可恃有所奪而迫之以死乃若慷慨而許之從容而就之有可恃無所迫而粒食勺水之不入口婉轉十有五日而從夫地下如徐氏

婦者何可得也不與胥陽餓夫爭烈矣乎婦弟又泣
言其母夢送丹鳳至而婦生何至此嗟乎鳳孕異采
表表貞烈羽儀百世非人中鳳耶予故傳之俟采風
者表焉

寓林集卷之十二終